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Yi Wang
David Foster Wallace 张竝 译

Oblivion

Streisand

遗忘

David Foster Wallace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张竝 译

Oblivion

st o i
r e
s e
遗 忘

Yi Wang

重庆大学出版社

OBLIVION: STORIES By DAVID FOSTER WALLACE
Copyright: © 2004 BY DAVID FOSTER WALLA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ILL NADEL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忘 / (美) 华莱士 (Wallace, D.F.) 著; 张竝
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2
书名原文: Oblivion; stories
ISBN 978-7-5624-7743-3

I. ①遗… II. ①华…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6755号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136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69 千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43-3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凯伦·卡尔森和凯伦·格林

目 录

CONTENTS

斯屈西先生·····	001
灵魂并非铁匠铺·····	067
烧伤儿童的化身·····	111
又一个先锋·····	115
美好的旧日霓虹·····	139
哲学与自然之镜·····	181
遗 忘·····	189
受难频道·····	241

斯屈西先生

焦点团队那时被再次召集到里斯迈尔·香农·贝尔特广告公司十九楼会议室中的另一个房间开会。每名成员都将自己的个人反馈资料袋交给了协理员，后者依次谢了他们。长长的会议桌旁放着行政人员坐的皮转椅，没有分配座次。瓶装矿泉水和咖啡因饮料，那些觉得有可能会喝的人都有份。会议室的外墙上有面厚厚的、贴了膜的窗户，东北向的高海拔宽阔景色一览无余，营造出一种宽敞、诱人且或多或少洋溢着自然光的环境，经历过被苍白日光灯封闭其间的、用来测试的小隔间之后，这儿确实令人舒畅。标靶焦点团队的一两名成员一坐入舒服的椅子上后，便下意识地松开了领带。

更多的产品样品被放在会议桌正中的托盘上。

协理员，就像那天清晨在各个焦点团队的所有成员被分开安置于隔音单间里完成个人反馈资料之前，召开大型产品测试暨初次反馈会议的那个人一样，也拥有描述统计学及行为心理学双学位，且受雇于 Δy 合作组，这是一家颇具前沿性的调研公司，里斯迈尔·

香奈·贝尔特广告公司近年来几乎只与它们合作。这位焦点团队协理员是个矮壮、苍白、满脸雀斑的男人，留了个老掉牙的发型，颇为温和，但有那么点紧张，综合起来看，举止还是有些粗鲁。他身后近门的墙上有块演示用的白板，凹陷的铝合金槽里有几支可擦式干性记号笔。

协理员懒洋洋地翻动着文件夹里那些个人反馈表的纸边，等待着所有成员舒舒服服地落座。然后他说：“好，非常感谢你们参与这个项目，我相当肯定，芒斯先生今天早上告诉你们的事一直以来都很重要，这能决定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哪些不能。”他来回回地看看去，以确保自己是在对整张桌子说话，其中有股训练有素的优雅范，此种技巧却与他面对聚集在此的人讲话时的那种腼腆、身体显露出的坐立不安不太协调。焦点团队的十四名成员为清一色男性，几个人面前还放着饮料，那些围桌而坐的人没怎么乱动，表情毫不放松，他们并非百分百地确定公司究竟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会议室的外观和与人的感觉颇为特别，与那间极似实验室、枯燥乏味的会堂不同，两小时前，“体能训练／人际关系”会议就是在会堂举办的。协理员果真套了只普通的口袋笔套，里面夹了三支颜色各异的钢笔，他穿了件利落的条纹正装衬衫，系了条羊毛领带，着了条深褐色宽松长裤，但没穿夹克或休闲西装。他的衬衫袖口并未卷起。几个成员注意到，他的微笑有股瑟缩的味道，似乎隐隐约约地弥散着歉意。他衬衫胸口的口袋上别了块胸卡，同样还别了只硕大的夹子或纽扣，上面装饰着那个耳熟能详的斯屈西先生的品牌图标，那是张圆滚滚的儿童卡通脸，种族不详，其眼睛半闭的表情不知何故竟同时带了点快乐、满足和贪婪的欲望。图标传递出某种天真无邪的面部效果，几乎让人不可能不去冲着它回以微笑，或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觉得这张脸有着积极正面的效果。它是十年前由里斯迈尔·香奈·贝尔特公司的资深创意人员委托制作并

引入的，当时地方性的斯屈西先生公司归入全国性大企业，飞速扩张，不止有超柔软的夹心面包和小圆面包，而是变得更多样化，推出了甜味面包卷、香喷喷的面包圈、小蛋糕和软性甜食，几乎每种想得到的东西它都有。无须任何特别的信息或联想，资料统计部里的任何人就可得出数据来加以量化或驾驭，这张青涩的线描脸蛋儿已成为美国广告界最流行、最具识别度、最为成功的品牌图标。

楼下，街上车流不息，生意亦然。

不过，斯屈西先生这个品牌图标与那些精挑细选而来的人并无关联，定于1995年11月某个清冷的日子考察各个焦点团队也并非因为它。现已至第三阶段焦点测试的是一款极其复杂、巧克力味浓的斯屈西先生品牌新款蛋糕，原初是想放在便利店里零售，十二只一盒的盒装蛋糕先会进入中西部和东北部海岸的高档食品零售点，以后，若受测市场的数据证实了斯屈西先生子公司的期望，便会推向全国。

总共二十七块蛋糕在会议桌正中的银色大转盘里堆成了金字塔状。每块蛋糕都裹在密封的树脂材料里，这种材料看上去像纸，但撕起来却像薄塑料，自M&M马尔斯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采用这种复合物，用于推出自创的黑银河系列产品后，几乎美国所有糖果企业都开发了这种零售包装材料。该款新品的包装和斯屈西先生图标独特的设计思路有些相合，但这儿的斯屈西先生图标却是卡通人物口眼大张，待在一条条蓝白相间的黑线后面，似牢房的铁条，绕着两根线条或铁条的是图标圆滚滚的面团色手指，不管何地，牢友的普遍状况都是如此。包装里深色、异常浓稠、看似湿乎乎的小蛋糕叫做“弥天大罪！”——这个有伤风化且具多重意义的商标名既意味着又模仿了对健康心有戚戚的现代消费者在消费各类高卡路里的零食时，所面对的那种恶习／沉溺／僭越／罪孽感。该名的联想矩阵也包孕了对成年期及成年自治的指涉：在成年的真实世

界里，都会拒斥其他许多蛋糕高度卖萌、卡通化、密集使用 n- 和 oo- 的那些名字，商品标签“弥天大罪！”最初是针对 18 ~ 39 岁男性人士而设计、测试的，他们是高端市场唯一最具价值、极具可塑性的目标人群。现有焦点团队成员中仅有两名年过 40，他们的资料被审查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是对人群 / 行为进行密集资格审查期间，由斯科特·R·雷尔曼的技术处理小组处理的，为此 Δy 合作组焦点团队的数据受到了恰如其分的好评。

照业界谣传的说法，R.S.B.^[1] 创意总监在近北咖啡馆看见“巧克力致死”海报所宣传的内容，顿而灵光乍现，而受其影响的“弥天大罪！”则纯为巧克力，填料、糖衣和蛋糕均是如此，其实都是纯粹的巧克力或软糖巧克力，而非通常的氢化可可和高果糖玉米糖浆，因而“弥天大罪！”并未自视为竞争对手金格、叮咚、嚒嚒和巧克代的变体，而认为是对同一种产品所作的急遽改良和修正。一块不含面粉、麦芽糖醇味道的圆顶形圆柱体松糕浑身裹着 2.4 毫米厚的高卵磷脂巧克力衣，制作时其中含了微量黄油、可可脂、贝克巧克力、巧克力浆、香草汁、葡萄糖，以及山梨醇糖（一种相对价高的糖衣，只有里面的冗余黄油需在制作体系及工艺上进行大量创新改进——或多或少的，从一开始，整条生产线就得配备新机器，生产线工人须重新受训，生产及品质保证的工作量都得重新计算），到时，高端巧克力衣也会被高压针注入每块“弥天大罪！”正中 26×13 毫米的椭圆空洞里（比如，女主公司的产品当中就加了许多含蔗糖的稀猪油），结果就成了比类似餐厅级别的超多糖衣还要多出一倍的剂量，它的内袋——鉴于糖衣外部的薄层裸露于空气中，会导致其变为虽硬却易化的杏仁软性甜食特色——比起外面的糖衣，也就是大多数竞争对手在现场试验中的个人反馈表和任务

[1] R.S.B. 里斯迈尔·香农贝尔特公司 (Reesemeyer Shannon Belt) 的缩写。——译者注（全书注释如未特别标识，均为原注。）

推进中所宣称的消费者最爱的那部分糖衣，似乎变得更丰富、更稠密、更香甜、更罪大恶极（女主公司的一级代理商奇亚特 / 戴 I.B. 于 1991 ~ 1992 年所作的双盲行为测试系列录像带录下了逾 45% 年轻消费者事实上都会把嚙嚙那粗糙不平且超干的薄薄蛋糕里黯无光泽的糖衣剥下，只吃糖衣，留下低端的蛋糕，任其待在他们桌上的转盘上风化变干。据报道，这些短片曾是 R.S.B. 针对斯屈西先生母公司辅助产品开发部的男孩们祭出的武器）。

在这不寻常例的活动中，本次关于要素、产品创新的某些背景信息可达到所谓的“全面访问”^[1]，甚至目标人群也正被协理员转至焦点团队，他用可擦式干性记号笔画了个斯屈西先生蛋糕的制作流程以及“弥天大罪！”在流水线某些节点上须做的复杂调整的图表。相关信息转入巧妙组合的问答环节，许多特定问题由标靶焦点团队两名伪装的成员提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平头百姓，而是 Δy 合作组指派来帮助组合获取非常规信息的问答环节的员工，一旦协理员离开房间，他们就会观察另外十二个成员商议的内容，但他们也会注意不去影响焦点团队的争论或结论，但末后会添加各自的观察和印象，这会有助于使团队反馈数据概要以及会议室西北角类似大型烟雾探测器的数码录像机所提供的数据更完整、更具体。录像机的镜头和抛物线似的麦克风尽管可转动且质量一流，但仍无法始终捕捉到个体受影响以及相邻成员彼此窃窃私语时某些细微的差异。UAF^[2] 的其中一员，一个纤瘦的年轻人一头柔软的金发，脸涨得通红，看似气得不轻，他已获 Δy 合作组 UAF 协调员的允许，

[1] 原文为“some of this quote unquote Full-Acces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e ingredients, production innovations”，“quote unquote”意为“前引号后引号”，将双引号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也有人认为可将之理解为“so-called”（所谓的），另“re”意为“regarding”（关于）。下同，不再指出。——译者注

[2] Δy 合作组为其焦点团队眼线所造的名词，全称是“未被引荐的助理协理员”（Unintroduced Assistant Facilitators），理论上讲，在纯粹的双盲测试中，其身份并不为协理员所知，但实践中，他们通常极易被发现。

刻意显露某种怪异和（对大多数焦点团队成员而言）令人恼火的举止言行，如此扎眼有助于掩饰其专业身份：他面前的桌上放了几个小挤压瓶，有隐形眼镜润滑剂和鼻腔盐水滴剂，他不仅把协理员的演示记了下来，而且还用魔法记号笔记，吱吱嘎嘎地发出很大的响声，你还能闻到那股墨水味，无论何时用事先预备好的问题提问时，他都不会试探性地举手或清清嗓子，像其他 UAF 成员所做的那样，而是简明扼要地喊出“问题”，如“问题：是否能对‘自然和人工味道’的意思说得更详细点，还有在它真正的意思和期望普通消费者理解的意思之间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异”，他提问时根本不会带着轻快的语调或表情，而是眉头紧蹙，无框眼镜歪得厉害。

正如就发生小规模单变量的任何可能性所作的分布研究所预测的，并非所有标靶焦点团队的成员都会深刻领会协理员就斯屈西先生所做的解释， Δy 合作组希望通过仅让焦点团队自身私下讨论极短一段时间，来比对他们的个人反馈资料及公开讲话及彼此间未受干扰时所得的结论，从而试图沿着十六组不同的偏爱与满意度放射状轴线，尽可能切近对产品众口一词的团队反馈数据概要。此种心不在焉达到一定的量，便会被计入矩阵，因标靶焦点团队的协理员早已获知今天十九楼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测试。本次第二场（或“嵌套式”）测试想要了解所谓的“全面访问”制作流程和市场营销信息对标靶焦点团队看待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会造成何种影响；这是次双盲系列测试，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通过随机抽取的标靶焦点团队制作三个不同的变量网格图，在接下来的两个财政季度中，复制这套模式，该项目受到多方赞助，协理员对其身份未作公布，（显然是）作为嵌套式测试条件的一部分。

标靶焦点团队的三名成员心不在焉地透过贴膜大窗凝视着外面，窗子精心地让街北侧的摩天大楼，远处及大楼之间的地方，一节节各异的东北环道、港口和因透视之故急剧缩短成几英尺宽的湖

泊，成了一片柔和的深青色风景。这些成员中坐在演示标靶的 x 轴线最左端的两位可以说非常年轻，他们瘫坐在倾斜的转椅上，或神思飘摇，或显而易见地漠然处之；第三个则心不在焉地摸着自己上唇上的小小凹痕。

焦点团队的协理员，其受训的要求似乎是要使他的行为专业化，尽管他是以某种活跃、自发的方式来进行互动，但事实上其内心仍疏离在外，几乎是个临床上的观察者，他也会用一只自然之眼，在充溢着粗糙、鲜活无序的事实中，观察行为上的种种细节。有时没有什么事情会产生影响。协理员名叫泰瑞·施密特，34岁，处女座。十四名焦点团队成员中有十一名都戴着腕表，其中约三分之一都很昂贵，或是昂贵的外国表。第十二个，迄今为止是标靶焦点团队中最年长的成员，一根高档怀表的白金表链呈对角线自左至右斜穿过他的背心，他的脸很大，呈粉色，眼神一直保持着和蔼之态，像某个膝下儿孙环绕的老人，大部分时间都会温和地瞅着他们，那种印象几乎烙印在了他们身上。施密特自己的爷爷住在佛罗里达北部的退休人员社区，他坐着时，膝上会盖条格子呢毯，咳嗽个不停，施密特去看过他两次，他叫施密特小家伙。房间里的人恰好有 50% 的都穿了大衣，系了领带，或穿着正式西装或休闲西装，衣服就搭在各自所坐的椅子上，其中三件大衣其实就是三件套的商务正装；另外三个人则穿了针织衫、宽松裤和高领毛衣，可被归为商务休闲装。施密特最近又出了笔钱，独自租了一套公寓住。剩下四人穿了蓝色牛仔裤和印有大学或服装生产商图标的运动衫；其中一件印了耐克标志，施密特总是觉得它看上去有点阿拉伯味。四人中穿了极端休闲或者说疲塌服装的三人是焦点集团最年轻的成员，其中两个和另外一个共三人更像是存心要显得心不在焉。 Δy 合作组喜欢用松散的人群统计网格图。三个最年轻的人中有两名都不到 21 岁。三名最年轻的成员笔直

地靠在椅背上，双腿并未交叉，双手则平放在大腿上，他们脸上刻意现出的就是那种略显阴郁的表情，那种从未对自己有权获得满足或有何意义产生质疑的消费者的表情。施密特原先读本科时专注的是化学统计学；他至今仍对实验室临床般的精确度乐此不疲。房间内总共不到 50% 的鞋子系了鞋带。那个穿针织衫的人穿的低帮靴两侧都有小小的铜拉链，靴子锃亮，散发着光彩，这是又一个占据了施密特记忆且使之产生联想的细节。不像泰瑞·施密特和罗恩·芒斯，达琳·莉莉的营销背景立足的是电脑设计；她之所以进入调研部，是因为她说她发现自己本质上其实是个极有人缘的人。房间里有四副眼镜，但其中一副是太阳镜，或许并非是凭处方配来的吧，另一副的黑框很厚实，这样就使戴眼镜的人露在深色高领毛衣上的脸显出一种迫切的神情。有两个人上唇留了胡须，还有一个很可能是山羊胡。有个二十八九岁的结实男人，胡子却稀稀拉拉的，像层青苔；很难确定此人是刚开始长胡子呢，还是他就是那种胡子只能长成那样的人。在最年轻的人当中，很清楚是谁最需要刮胡子，谁刻意装出一副胡子拉碴的模样。在会议室干涩的空气中，焦点团队的成员中有两人眨眼时忽闪忽闪的，与众不同，他们都戴着隐形眼镜。其中有五个人超重不止 10%，泰瑞·施密特自己可排除在外。泰瑞·施密特的高中体育老师曾有一次当着他同学的面把他叫作胖子，他还哈哈笑着解释说胖子的意思是罐装肉。施密特的父亲，是个获过勋章的老兵，最近从该州南部盖尔斯堡一家卖种子、氮肥和广谱除草剂的公司里退了休。那个装模作样、怪里怪气的 UAF 成员正在问坐在另一边的人，那个人是西班牙裔，他问的是他们有可能会关心可咀嚼的维生素 C 片这种事。斯屈西先生的图标也重新出现在了会议室里，内墙无窗，墙两端的侧桌上放了两个漂亮的米色或深色台灯，图标就成了台灯顶上风格化的顶饰。标靶焦点团

队里有两个非裔美国男性，一人年逾 30，一人不到 30，剃了个光头。三个人的头发可被归至为棕色，两个灰色或盐晶色 / 红椒色，另三个黑色（排除了非裔美国人和焦点团队里唯一一名东方人，他的胸卡和高耸的颧骨表明他要不是老挝人，要不就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出于复杂却坚实的统计理由，斯科特·雷尔曼团队的资料网格图明晰了种族的分布，却未涉及国籍），三人可被称为金黄色或金发。这些分布包含了 UAF 成员，施密特觉得自己已经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如何知道在这个团队里，另一个 UAF 成员到底是谁。R.S.B. 焦点团队极少会将脸色极其苍白或满脸雀斑且留红发之类体型特征的人纳至麾下，但佛特、柯恩 & 贝尔丁和 D.D.B. 尼德姆这两家公司却会定期用到此类人群，因为某些数据表明，在美国东海岸，黑色素系数与收入及偏好持续性概率分布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那儿逾 70% 的高端产品都经过此类测试。然而，借助流行的超几何技术，以之为基准的这些数据便受到了更多专攻人口统计学的传统统计学家的质疑。

遵照整个行业的惯例，焦点集团成员的日薪正好相当于他们在自己所在州当陪审员时报酬的 300%。该公式背后的推论很有年头，以传统为依归，泰瑞·施密特那代人中没一个人知道其源起。对资深试销员而言，这既是个业内的笑话，也是在分别对公民义务和选择性消费的态度做出证实后，貌似有理的一个额外做法。西班牙人就坐在留着金发的 UAF 成员的左边，他没戴手表，透过他正装衬衫的面料能清楚地看见他上臂的刺青，自然光的色调可使那种面料变得有些透明。他也属于留唇髭的一员，他胸卡上的名字叫罗伯托，在施密特迄今的职业生涯中以 Δy 合作组的调研统计师身份而领导过的逾 845 组焦点团队里，这是第一次出现罗伯托这个名字。施密特私底下保存着自己的记录，对焦点团队成员及流程中的产品、客户代理和某些变量之间的关联都做了统计。这些都已在他家里的苹

果电脑上用判别分析程序计算了出来，算式结果都写在三环活页本上，上面贴了标签，就放在他公寓杂物间里一组可自行拆装的灰色钢架上。描述统计学的整个问题和规划在何者会有影响以及何者不会之间能作出识别。事实是，斯科特·R·雷尔曼如今既会审查焦点团队，也会帮着将它们设计成型，这只是再次表明了他在 Δy 合作组中冉冉兴起的明星地位。另一位极有成功希望的人是 A·罗纳德·芒斯，他的背景资料也存于技术处理部。“问题：”“问题：”“评论：”有个长着马脸不见下巴的男人希望了解“弥天大罪！”的零售价格会是多少，他要么是没理解，要么就是不喜欢泰瑞·施密特的解释，施密特说零售价不在今天团队的关注范围之内，事实上，它是另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 R.S.B. 调研机构的责任。将价格从消费者满意度网格表中剥离开来这一做法背后的推论与技术和参数有关，而并未包含于推断性的供“全面访问”的信息之中，但只要以研究为名，施密特就会获得授权与焦点团队共享这些信息。房间里有人显然植了发，另两个以其秃头而男性特征明显的人则因没修头发而遭人不待见，他们俩——都在四名蓝眼成员之列。

当施密特想起斯科特·雷尔曼，这个一年四季浑身黝黑，墨镜被一丝不苟地推至苍白发冠上的雷尔曼时，好似肉食鳗鱼或鲑鱼那样大大咧咧地满怀恶意，就像急速飞驶的自动驾驶机那样穷追不舍。这位没刮过脸的非裔美国男性坐得笔直，像是背部有病，他知道尊严有多重要，便让这种毛病成了他性格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另一个在室内仍戴着墨镜的人仿佛就是要让自己显得神秘莫测；同样，也没有办法了解他是向来如此呢，还是针对本次环境而特意为之。斯科特·雷尔曼年仅 27 岁，就已进入了 Δy 合作组的董事会，比达琳·莉莉晚三年，比施密特本人晚两年半，他曾帮助达琳培训过雷尔曼如何用卡方检验法以及 t 型分布法来操作电话调查来的未经处理过的数据，极为满意地注意到这小伙子竟两眼放光，黝黑的

肤色在 Δy 合作组数据房的排灯下变为土色，直到后来有一天，施密特因某事得亲自见一下艾伦·布里顿，敲了敲门走进后，发现雷尔曼正坐在屋子那头的办公沙发上，他和布里顿都在抽着个头很大的雪茄，边抽边笑。

有人在上午 11 点之前开始自由攀升至大楼稳步耸起的北侧外立面处，系着防风的莱卡紧身绑腿，穿着舒适的兜帽冲锋衣，w/ 纤维面料滚边的兜帽竖起、系紧着，还有看上去很像登山或攀岩穿的靴子，只是不见鞋钉或尖钉，而是在每只靴子的鞋背四围缝了一圈吸盘。双手手掌和手腕内里各绑着一只类似端子大小的吸盘，吸盘的颜色和羽绒猎装及修路员的安全帽一样，都是亮橙色。莱卡裤子的色系，一条腿是海军蓝，另一条腿是白色；运动衣和风帽均为带白色条纹的蓝色。登山靴为纯白色。此人迅捷地移动着，在大型服装连锁店盖普的橱窗上不时发出吧唧吧唧、一吸一拔的噪声。然后，他停下来，攀上了二楼窗户底部窄狭的窗台，动作复杂地站起身，把吸盘贴了上去，轻而易举地爬到了厚厚的窗玻璃上，窗子就在盖普店的二楼，但里面没有展示什么促销商品。此人身形柔韧，堪称行家里手。不得不说的是，他攀爬的方式更像爬虫，而非哺乳动物。他在爬至五楼咨询管理公司的窗户的半道上时，下方的人行道上聚起了一小撮人群。地面上的风一阵阵地舒缓有度。

在会议室里，北窗的贴膜使东北侧散着薄云的天空显得有些生涩，远方大风肆虐的湖面上波浪扬起的泡沫看上去黑乎乎的；它将视野可及的其他高楼的侧面也都涂上了斑纹，这些高楼有一部分都彼此掩在对方的阴影中。焦点集团整整七名成员吃过的“弥天大罪！”的残渣要么沾在他们的衬衫前襟上，悬在他们唇髭一侧的胡须上，要么黏在他们的口腔内里，窝在他们右手及其指甲周边皮肤之间的小小褶皱里。其中两位没穿袜子，这两个男人的鞋子是不系鞋带的皮鞋，只有一双装饰着穗状皮。最年轻的人里有一个穿的牛

仔喇叭裤的裤脚大得可怕，即便他的两条腿大敞着，膝盖屈起，他穿没穿袜子仍旧看不出来。年长者中有个人穿着黑色丝袜或人造丝袜，袜子上绣着小小的深红色菱形。另一个年长者不雅地微张着嘴，还有一个脸上的肉下垂得厉害，皱纹累累，看来时日不多了。像往常一样，最年轻的人的脸虽然不怎么样，但还算很齐整，长得人模人样，像是刚从厂区出来的、质量千篇一律的产品。泰瑞·施密特有时边对着电话讲话，或等待软件运行时，会将自己的脸型勾勒得很卡通。团队里有个人长了个梨形脑袋，还有一个是钻石状或风筝状的脸型；屋内年纪第二老的消费者留着一头乱蓬蓬的灰发，上唇过于丰满，使他看上去很像类人猿。这些人的演示资料和最初的系统统计分数都放在施密特的手提箱里，箱子就在白板边的地毯上；他还有个斜挎包，他放在了自己的小房间里。我是这间屋子里的一员，是唯一一个戴着腕表却从来不看一眼的人。如果不是表的话，它看上去就像块玻璃。我从头到脚都布满了电线。我身体的右侧底部有块小液晶屏，在任务限定时间里实时运行着。我为任务推进核心会议所写的简短脚本已被全部记住，但还有一块薄片状的卡片，上面是备份，就放在我毛衣袖口里，与一张小标签放在一起，我可通过按下腕表上的其中一个按钮来发布信息，那其实根本就不是手表。还有吃得想吐的那玩意儿——蛋糕，我已经装模作样地吃了三块，太甜了，伤牙齿。

泰瑞·施密特本人患有低血糖，只能吃用果糖、阿司巴甜，或极小剂量的 $C_6H_8(OH)_6$ 做成的糖果，有时他也知道自己盯着放了产品的托盘时，那表情简直就像小家伙眼巴巴地瞅着玩具商店的橱窗。

往下到大厅，经过 MROP^[1] 部的绿色房间，进入另一间 R.S.B. 会议室，那儿的窗户都是东北向，达琳·莉莉正将十二个

[1] Market Research Oversight and Planning，市场研发监督规划。